

感谢对手

□ 安徽合肥 周彪

史载：清王朝康熙皇帝，在执政六十周年时，举办了一场千叟宴。康熙面对众臣子举杯致词说：“首先要感谢我的对手，如鳌拜、吴三桂、郑经和葛尔丹。”下面的臣子们听了个个惊愕，接下来康熙说道：“正是他们成就了我的伟业！”臣子们听了，个个点头称是，也更佩服康熙皇帝的气度与见识。

人生和事业上需要有对手，因为有对手的存在，才能激发你前行的动力，才有巨大的压力，使你不敢有丝毫懈怠，更不能犯下致命的错误，否则，你将必败无疑！一位企业界大佬，在总结自己走向成功道路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小胜靠智，中胜靠德，大胜靠有一位与你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与你相匹配的竞争对手，

就是你人生和事业成功的另一半。历史上，凡是精彩纷呈的史诗，都是成功者与竞争对手共同写就的。秦国与六国之争，可以说把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成功者与失败者，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精彩、最波澜壮阔的史篇。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段荡气回肠的斗志斗勇的故事，中国历史文化都会为之逊色！无论是刘邦与项羽的楚汉相争，还是三国时代曹操与孙、刘之间的角力，哪一出好戏不是竞争者共同上演的结果？

历史走进了现代。无数的实践证明，对手越强大、竞争越激烈，事业越成功，人生也会更辉煌！反之，人一旦失去了竞争对手，意志就会衰退，思想上就会松懈，工作上也会漏洞百出，错误不断，甚至会走向堕落的深渊。

晋武帝司马炎，在还没有拿下吴国、实现全国统一时，他还能胸怀大志，意气风发，勤奋理政，凡事不敢妄为；当打败吴国、实现全国统一之后，政敌对手消失，他就开始意志衰退，厌倦政治，躲进后宫寻欢作乐，连选太子这样的大事都不上心，结果选了一个白痴儿子当太子，为晋朝随后的混乱埋下了祸种。

一位伟人说过：“人的百分之九十的成就，都是敌人促成的。”毛泽东同志曾要求全党，学习敌人是我们的满足！感谢你的对手吧，无论你是创业还是从政，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存在，就会像一条无形的鞭子，时时刻刻都在鞭策你前行；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使你不敢有片刻的偷闲；有一双无形的手，推着你奋不顾身向前、向前！

物温渐降

□ 安徽池州 石泽丰

房子是有温度的，从它有人居住的那一刻开始。对此，我从没有怀疑。因为我早就听父亲说过，农村里的每件东西，自从有主人与它相守之后，它就会保持着一定的温度。说这话，是父亲第一次送我去异地上学的时候，他与我站在屋后的山包上，看着近百户人家屋顶上升起的炊烟，心情沉重地将沉沉的背包递给我。

这个叫做石家大屋的村落，近百户人家聚居在一起，一排一排地排成了七排，从高到低，顺着水流的走向。若爬上屋后山包的那棵大树向南一望，那些“人”字形的黑色小瓦屋顶尽收眼底。也许是经常爬上树去瞭望的缘故吧，那时十岁的我，就能准确地分辨出每家每户的屋顶。早晨、正午和黄昏，炊烟准时升起，先是哪位老奶奶猛然意识到了：“哦，烧饭的时间到了。”她起身，走到灶前，点燃一把引火的茅草，塞进灶膛，接着又塞进一个柴把，炊烟就像从画师手中泼出去的墨，瞬间沿着烟囱升腾起来。随后，整个村庄炊烟袅袅，充满着柴火的香味，带着人间的温暖。

那时，全村的房子都是用土砖砌的。几代人同住一个屋檐下，有的三世同堂，有的四世同堂。即使偶尔有骂声，有怨气，满屋子也充满着亲情。生活的轨道上，为了这个家，谁不是相互努力共同添砖加瓦？所以几十年来，家家香火旺盛。

不知不觉间，年幼的孩子们长大了，中年人一天天走向衰老，这是时间的刀痕。当年，坐在饭桌前读书的孩子，有的顺利地考上了高中，要在离家几十里的学校寄宿。从此，在这个家中，他像客人一般，只有在周末或假日才有空回来。对这个家而言，平时少了一个人一起用餐，少了一个人的脚步和呼吸，房屋能感觉得到，只是它不言语，把某种不舍纳入怀中。

聚与散是感情的话题，时代飞速发展，十几年后，二十几年后，村子里的那群毛孩，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升学的升学，出去奔波的奔波。房屋开始寂寞起来，还有村里的老人。唯有等到过年，孩子们从四面八方归来，村庄才能恢复以前的热闹。父母把老房子扫了一遍又一遍，是为了迎接新年，也是为了迎接远方归来的儿女，村里的旺开伯伯也不例外。他的儿子小龙在江南一座小城工作，除了过年，平日很少回去。记得有一年，小龙携着妻子抱着年幼的女儿回家过年时，他拎着装有衣物的大包小包，走在田埂小路

上。这时，我父亲正在田垄的吃水沟里挑水，看见了，连忙把水桶放在一边，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将扁担两头系着的桶钩起小龙的行李。父亲挑着行李，挑得扁担忽闪忽闪的，他依次经过三华、先应、强龙、先松、先林家的门口，逢人就说：“小龙回来了！”小龙跟在我父亲的后面，见人就递烟，脸上堆满了笑容。

那时，旺开伯伯夫妇都有七十多岁。他们见儿子回来，喜出望外。小龙进屋，仿佛感觉到房子里少了点什么，思来想去，无解。北风从瓦缝里漏下来，他抬起头，才意识到所少的，正是老屋特有的一种温度。他打量着曾经朝夕相处的那三间老房子，儿时的记忆瞬间涌来。这就是家，是一个人灵魂深处的牵挂，小龙知道，老房子也知道，彼此都没说，放在各自的心间。

往后的岁月，村里许多孩子都步小龙的后尘，离开了自己生活的房屋，离开了村庄，走进陌生的城市。有的工作于相对安稳的单位，有的则在漂泊和闯荡。相同之处，他们就是在外很少关注老家的房子，任凭风雨将它磨损。也许是出去后，他们带走了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留存在房屋里的温暖，带走了父母为他们烧的那一份饭菜。村里剩下的那些年迈的长者，有的不再一日三餐都炊烟了，饭食简单，日子平淡。房屋目睹着此情此景，心温下降。当父母连自理都很艰难的时候，这生活的通道里，作为游子，回乡探亲那一颗心，恐怕比寒冬里的老房子还要冰冷。

上次与光子一起到一个叫做石门膏的古村落去玩，我走到一户门前时，双腿如灌了铅似的，难以迈动。那两扇腐烂了的木门，被一把生锈的锁紧锁着，我的心不由地悲凉起来。我想，至少这房屋的主人好长时间没有回来过，或是生活在这房子里的老人去世之后，他的子女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老屋清冷地立在那里，石灰粉过的墙壁剥落。我立刻想到我老家的房子，想到房子里父亲生前用过的物什，比如那尾木犁，比如那根扁担，这一切，自从父亲走以后，十多年没有哪个再用过，它们静静地呆在房子的一角，失去了往日的温度。那几间房子，目前由我年迈的母亲独守着，如果等到哪一天，我母亲也离开了人世，我家的老房子，定会失去它固有的温度，以冰凉的状态进入人们的视线，进入我乡路难归的心里。

捡秋的老妈

□ 吉林蛟河 尹成荣

老妈80多岁了，可仍劳作不止，不但做家务还种了几分地，春夏秋三季她就忙那几分地。把这几分地当成心尖子一样，伺弄得非常精心，几乎每天都要去地里看一看，要是天气不好几天不去，心里就像少了些什么，天好了赶紧去地里。

秋天是老妈最忙的季节，虽然地少，但老妈种了好几样庄稼：苞米、黄豆、小豆等。刚入秋，老妈就开始忙起来，先把黄了皮的大豆摘下来，再把干了皮的苞米掰回来，一天总要去几次地里。多亏地离家不太远，但也把老妈累够呛，回到家躺在炕上就不能动了。

秋收时，老妈的几分地在我们的帮助下都收回来，可老妈还是不能闲着，总会到地里去捡秋，看看有没有没割净的豆子，有没有落下的苞米，把地里检查得十分仔细，确认没有遗落的庄稼才放心。但是老妈不是能闲住的人，自己家地里干净了，就会去别的地里捡秋。

老妈眼神不太好，而且年纪大了，我们都不愿意她去捡秋，一来地里的苞米茬子黄豆茬会绊倒她，二来走太远怕累坏她。可是老妈对我们的劝告充耳不闻，嘴上答应着不去捡秋，趁我们没在家她就偷偷地上了地。虽然我们也知道老妈“阳奉阴违”，但对她也实在没办法，只好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带上手机，方便我们找她，老妈这倒听话，每次上地都带着她的老人机。

老妈捡秋收获还不小，有苞米还有黄豆。有一次，老妈出去了一天，竟然捡了十斤黄豆，老妈非常开心，骄傲地对我们说：“看我捡了这些黄豆，想换豆腐就换豆腐，想做豆浆就做豆浆，还可以做我最喜欢吃的小豆腐呢。”虽然老妈收获颇丰，但也付出了代价，累得她足足躺了好几天，刚等身体好了，又趁我们没注意去捡秋了。

对老妈的固执我们实在没办法，也只能由着她。我们知道老妈勤劳节俭的秉性，看到地里遗落的庄稼白白浪费她就会心疼，所以才年年去捡秋，尽量把庄稼捡回来才觉得心里踏实。老妈知道凭她自己一人之力不可能把所有遗落在地里的庄稼都捡回来，所以她会痛心疾首、感慨万千地说浪费粮食的种种坏处，也常常教育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要是能和她一起去捡秋更是她最开心的事。

老妈捡秋要续接到落雪，才能在家安稳地呆着，然后把捡来的粮食分类整理好，清理干净，然后自己吃或是送给那些没有种地的人家。当我们看到老妈因为劳累而弯曲的身体时非常心疼，再三劝阻她不要再去捡秋，可固执的老妈哪里听得进去，一到秋收结束照样去捡秋。而每年的秋天，我都觉得过得很慢，我反倒希望秋天快快过去，好让捡秋的老妈好好休息，不再劳累。